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五

列傳六十五

魯炁

裴茂

來瑱

周智光

魯炁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

以蔭補左羽林長上天寶

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爲監察御

史使至隴右翰嘗設宴真卿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

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炁時立在階下翰指

炁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

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以隴

右破吐蕃跳盪功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

魚袋祿山之亂遷任將帥十五載正月拜炁上洛太守

未行

於帝前畫
攻守勢

遷南陽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禦使

封金

鄉公

尋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

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渚水之南築柵四面掘壕以
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之衆欲出戰
吳不許賊於營西順風燒烟營內坐立不得橫門扇及
木爭出賊矢集如雨吳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餘衆
盡沒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
守徐浩未至裨將嶺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軍多懷金
銀爲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至是賊徒不勝
其富吳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

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豫州刺史武令珣攻之累月不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炁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肉而食之米斛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我敕使我亦何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於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

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曰昇又自有
僣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
驍銳不敢逼曰昇旣入城吳衆初以爲望絕忽有使
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曰昇以其十人至襄陽取糧賊雖
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
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吳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
戰人相食至德二載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
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
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陽節度
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吳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

保全十月王師收兩京承嗣等奔於河北南陽遭大亂
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煙斷絕遺骸委積於牆塹間十
二月策勲行賞詔曰特進太僕卿南陽郡守兼御史大
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炅蘊是韜畧
副茲節制竭節保邦悉心陷敵表之旗幟分以土田可
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
兼京兆尹乾元元年案紀在二年兼鄭州刺史充鄭國潁亳
等州節度使乾元元年爲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
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
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相州炅領淮西襄陽節

度行營步卒萬人馬軍三百以李抱玉爲兵馬使吳分

界知東面之北二年六月

當作三月

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

陽來救戰於安陽河北王師不利吳中流矢奔退時諸

節度以回紇戰敗因而退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

吳兵士剽奪尤甚人因驚怨

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吳陳鄭亳節度使

五日

至新鄭縣聞郭子儀已整衆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

吳憂懼仰藥而卒

年五十七

裴茂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錄參軍來瑱鎮陝州

引爲判官瑱移襄州又爲瑱行軍司馬瑱遇之甚厚及

瑒淮西之敗逗留不行茂密表聞奏朝廷以瑒掌重兵

惡之密詔以茆代瑱爲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茆本鎮穀
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時瑱亦奉詔依
舊任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茆初聲言假道入朝及
見瑱卽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
茆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
交戰茆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茆走還穀城舊營瑱追擒
之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茆寶應元年七月敕曰前
襄州刺史裴茆性本頑疎行惟狂悖頃因試用爰委軍
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畧所以申命來瑱重撫漢南卽宜
奔赴闕廷謝其曠職而乃顧惜名位輕圖異端誣構忠

良妄興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無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轉輸之物軍國所資擅爲費用其數甚廣據其抵犯合寔嚴誅但自朕登極已來屢施恩宥肆諸朝市所未忍爲宜寬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謫宜除名長流費州茭器局輕徧初與師徒給用無節及敗撓遲迴赴召將至京師會有是命旣行至藍田驛賜自盡來瑱邠州永壽人也父曜起於卒伍開元十八年爲鴻臚卿同正員安西副都護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後爲右領軍大將軍仗內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寶應元年以子貴贈太子太保瑒少尚名節慷慨有大志頗

涉書傳天寶初四鎮從戰十一載爲左贊善大夫殿中
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元宗詔朝臣舉智謀果
決才堪統衆者各一人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橫之畧臨
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

擢潁川太守
充招討使

丁母憂以孝聞安

祿山反張垼復薦之起復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潁川
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素多瑱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
瑱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卽
瑱父曜故將城下拜泣弔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
呼瑱爲來嚼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
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炆敗於

葉縣退守南陽乃以瑱爲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
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以代昊尋以嗣號王巨爲
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因奏昊能守南陽詔各復本位
賊攻圍南陽累月瑱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
犀遣弟孟馴將兵至明府橋望風敗走賊追蹙大敗而
還兵素少遇敗人情恐懼瑱綏撫訓練賊不能侵詔爲
淮南西道節度使收復兩京與魯昊同制加開府儀同
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乾
元元年召爲殿中監二年初除京州刺史河西節度經
畧副大使未行屬相州官軍爲史思明所敗東京震駭

元帥司徒郭子儀鎮穀水乃以瑱爲陝州刺史充陝虢

等州節度并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

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衆謀亂殺刺史史翺以

瑱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

商隨郢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

旣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

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

上元二年肅宗召瑱入京

瑱樂襄州將士亦慕瑱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上表

請留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計而

惡之後呂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懼其得士

心以瑱爲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

州節度餘並如故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爲賊所虜初仲昇被圍累月呂諲病於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構已遂顧望不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裴茺頻表陳瑱之狀謀奪其位稱瑱善謀而勇崛強難制宜早除之可一戰而擒也肅宗然之遂以瑱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黃光沔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觀察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裴茺兼御史中丞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瑱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糧饋軍臣去秋種得麥請待收麥畢赴上復

諷屬吏請留之裴莪於商州召募以窺去就寶應元年
五月代宗卽位因復授瑱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
等使官如故潛令裴莪圖之其月十九日裴莪率衆浮
漢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瑱謀於帳下副使薛南陽曰尚
書奉詔留鎮裴莪以兵代是無名也且莪之智勇非尚
書敵也衆心歸尚書不歸於莪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
而至直燒城市我衆必懼而亂彼乘亂而擊則可憂也
若及明而至尚書破之必矣翼日平明莪督軍士五千
列於穀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陣呼莪將士告之曰
爾何事來曰尚書不受命謹奉中丞伐罪人若尚書受

替謹當釋兵瑱曰恩制復除瑱此州乃取告身敕書以示茂軍皆曰僞也承命討君豈千里空歸當貴在於今日遂爭射之瑱奔歸旗下薛南陽曰事急矣請以三百騎爲奇兵尚書勿與之戰兩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表裏夾攻茂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茂及弟薦脫身北走妻子並爲瑱所擒瑱甚厚撫之因抗表謝罪擒茂於申口送至京師長流費州賜死於監田故驛八月瑱入朝謝罪代宗特寵異之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

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故
令仲昇陷賊二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詔曰春秋之
義貴在於必書君臣之間法存於無捨沮勅式遵於前
典進退莫匪於至公惡稔旣彰明罰難貸開府儀同三
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謬當任用素乏器能
亟歷班榮累經節制莅職蔑聞於成績登朝虛美於崇
名頃者分閫頒條久淹江漢或頻徵不至或移鎮遲留
實乖堂陛之義爰及干戈之忿朕以舊臣宿將當在含
宏會其來庭用甄後効超登宰輔光拜夏卿列在三台

掩其一青山陵先遠事委近臣謀謨素關於大猷卜祝
頗聞於私議實虧周慎且間樞言何以輔弼鼎司儀刑
簪紱據其所犯合置殊科以營侍軒闥用存寬免之辜
緬範舊章兼膺黜削之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寶應二
年正月貶播州縣尉員外置翼日賜死於郾縣籍沒其
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
獨哭於屍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
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塋而祭走歸京師代宗旣悟
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流漆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
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將士魚目等迴

兵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德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協相圖爲崇義所殺朝廷授崇義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義爲瑱立祠四時拜饗不居瑱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止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間登偏裨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鎮陝州與之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從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吐蕃迴紇黨項羌渾奴刺十餘

萬衆寇奉天澧泉等縣智光邀戰破於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梁州實避讐也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專殺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龐充充方居緘經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碩據州反智光自鄜坊專殺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結其心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怒曰

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風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
入朝我本不反今爲爾作之因叱下斬之燔其肉以飼
從者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
智光強留其半舉選之士竦駭或竊同州路以過智光
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橫死者衆優詔以智光爲尚書
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詔慢罵
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智光有數子
不足申卿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差可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
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歷數大臣之過元仙股
慄智光贈絹百疋遣之於州郭置生祠俾將吏百姓祈

禱大厯二年正月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時同華路絕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裂帛寫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子儀奉詔將出師華州將士相顧携貳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貶智光爲澧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仍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以大理卿敬括爲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宮等使是日智光爲帳下將斬首并子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

梟智光首於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斬以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餘黨各以親疎准法定罪命有司具儀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史臣曰嘗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君不得爲忠臣母不得爲孝子每長嘆久之吳收澧水敗衆守南陽孤城每蹈危機竟効死節料敵雖非其良將事君不失爲忠臣戎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與善軍

政得士心庶幾干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爲裴茂巧言
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
致舊將立祠門吏偷葬出將入相一至於斯惜哉智光
狂悖不足與論

贊曰魯貝竭節來瑱枉死裴茂兇人智光逆子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列傳六十六

崔器

趙國珍

崔瓘

敬括

孫晦從新書增

韋元甫

魏少遊

衛伯玉

李承

元結

從新書增 父延祖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禮狀貌豐碩飲酒過斗貞

觀中拜駙馬都尉尚神堯館陶公主父肅然

新書宰相世系表名

器平陰丞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舉明經歷官清謹天

寶六載為萬年尉踰月拜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

採訪使引器爲判官渾坐賊流貶嶺南器亦隨貶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錄轉都官員外郎出爲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沒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黨同羅叛賊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並亡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數萬器懼所受賊文牒符敕一時焚之勝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鎮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靈武器素與呂諲善諲引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克復二京爲三司使器草儀注駕入城令陷賊官立于含元殿前露頭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以刀杖環衛令扈從羣

官宰臣已下視之及收東京令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如
西京之儀器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希旨奏陷賊官準
律並合處死肅宗將從其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奏
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陳希烈達奚珣斬
於獨柳樹下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云賊
中仕官等重爲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
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
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復搖肅宗曰朕
幾爲崔器所悞呂諲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
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

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答曰達奚大尹嘗訴冤於我我不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

趙國珍牂牁之苗裔也天寶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兼本管經畧等使時南蠻閣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劍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書大厯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爲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

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厯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構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覲爲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

新書敬晦傳字叔弓

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

制登科再遷右拾遺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

楊國忠出不附已者括以例爲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
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尙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
循而已大厯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爲近輔以
括爲同州刺史歲餘入爲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於下未
嘗以私害公士頗稱之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
此少之大厯六年三月卒孫晦字日彰進士及第辟山
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曙聯舍
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曙引大吏庭責之吏負兼軍職
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
諸將曰吏旨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獸擺
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眞以詐營罔
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罪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
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
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權酒茗官用告乏晦
處身儉勤費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

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暉弟昉俱第進士籍所爲河陽節度使暉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訛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厯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厯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魏少遊

字少遊

鉅鹿人也早以吏幹知名歷職至朔方水

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
後備宮室掃除之事少遊以肅宗遠離宮闕初至邊藩
故豐供具以悅之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餘千戈耀
日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肅宗至
靈武殿宇御幄皆象宮闈諸王公主各設本院飲食進
御窮其水陸肅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爲命
有司稍去之累遷衛尉卿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
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貴於
鄴河洛震駭少遊鎮守自若羅京兆
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改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議
率朝臣馬以助軍少遊與漢中郡王瑀沮其議上知之
貶渠州長史後爲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

上尙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
樞周已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
縣丞簿尉敕從之遷刑部侍郎大厯二年四月出爲洪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
年六月封趙國公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小胥恃劉
希暹魚朝恩之勢恣行兇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旣誅
元載當權納明觀姦謀容之特令江西効力明觀未出
城百姓萬眾聚於城外皆懷搏石候之期授擊以快意
載聞之特令所由吏擁百姓入城內由是獲免在洪州
二年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

遊到州卽日杖殺識者以是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大厯六年三月己未卒於官贈太子太師少遊居職緣節成務有規檢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尹雖無赫赫之名而齷齷廉謹有足稱者

衛伯玉有膂力幼習藝天寶中杖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興師靖難伯玉激憤思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

陝州行營

乾元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僞將李歸仁鐵騎三千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疆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虜馬六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

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
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
明領眾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陝州伯玉以
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廣
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當
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
尋加檢校工部尙書封城陽郡王大厯初丁母憂朝廷
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以本官
爲荆南節度等使時議醜之大厯十一年二月入覲以
疾卒於京師

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畬之
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曄鞠養之既長事兄以孝聞舉明
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
奇圍汴州陷賊拘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
聞達兩京克復例貶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
拜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請留充判官累遷檢校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圓卒歷撫州汀州二刺史課績
連最遷檢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尋
爲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屯
田瘠鹵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時梁崇義縱恣倨慢朝

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崇義過惡請率先
誅討上悅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迴因
奏之曰希烈將兵討伐必有微勲但恐立功之後縱恣
跋扈不稟朝憲必勞王師問罪上初未之信無幾希烈
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迹上思承言故驟加擢用建中
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晉絳都防禦觀察使九
月轉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鹽鐵等使希烈既
破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
送承承請單騎徑行既至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熊
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

而去襄漢爲之空承治之一年頗得完復初希烈雖歸
蔡州留將校等於襄州守當時所掠得財帛什物等後
使襄漢往來不絕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
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及曾等謀殺希烈以祿歸
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承尋改檢校工部
尚書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
卒於位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
頗以貞廉才術見稱於時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
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

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
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
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救其母曰此
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強勸
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
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
樹名節無近耻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
進士禮部侍郎湯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得子

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尙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繁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

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
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
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
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
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汙憤悵上皇
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
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
危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
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
機軍務叅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殿芻良馬宮

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
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顓官怡愉天
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強
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
寇盜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其自謀昔
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
決於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
已極外無仇讐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
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
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

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忘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

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誥
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
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
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
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
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叅軍攝監
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叅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
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哀邱史思明亂帝
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
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

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
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
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
勇者可與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
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
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
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
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
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
後家襄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

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彼謂以聲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筭筭而畫船獨聲齟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筭筭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帶乎筭筭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齟於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筭筭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齟保宗而全家

聲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
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
困甚不忍加賦卽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
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毫犇騷離未有所安嶺南
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
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
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
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
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

敎至立石頌德罷歸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刑幸免者多矣苟無強魂爲祟沮議者惑焉器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訴冤無以顯其陰賁矣國珍守黔溪瓘修禮法括推誠馭下元甫爲政寬簡少遊規檢集事皆可稱者伯玉破敵立功足爲猛士丁憂冒寵終是武夫承忠懋謀議勤勞盡瘁方之者鮮矣

贊曰崔器深文達奚作祟七子伊何李承爲最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七

列傳六十七

肅宗代宗諸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泌

彭王儼

兗王儻

涇王倓

鄆王榮

襄王儼

杞王倓

召王倓

恭懿太子侶

定王侗

宋王儻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迴

簡王邁

益王迺

隨王迅

荆王選

蜀王遯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遹

恭王通

原王達

雅王逸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

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婕妤生彭
王僅韋妃生炆王儻張美人生涇王佹裴昭儀生襄王
橫段妃生杞王倓崔妃生召王偲張皇后生恭懿太子
昭定王侗宮人生鄆王榮宋王僖

越王係本名脩肅宗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
特進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
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
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
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爲重命帥之道心膂攸
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金革摠戎授律寔仗於親賢

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往
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
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尙稽天討蛇
豕竊依於城堡塗炭久被於齊甯朕爲人父母寧忘閔
念雖好生息戰每冀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於悔禍
所以軒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
非獲已趙王係幼稟異操夙懷韜畧負東平之文學蘊
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愛敬以立身志尙權謀有經
通之遠智知子者父方有屬於維城擇能而授俾克申
於戎律且兇徒嘯聚頗歷歲時惡旣貫盈理當撲滅君

親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充
天下兵馬元帥仍令司空兼侍中薊國公光弼副知節
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準式九月史思明陷洛
陽光弼以副元帥董兵守河陽王不出京師十月下詔
車駕親征諫官論奏乃止王請行不許三年四月改封
越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后張氏與中官
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
召太子入宮皇后謂太子曰賊臣輔國久典禁軍四方
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體彌留心懷
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內侍程元振結託黃門將

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
陛下勲舊內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擾聖慮情所
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后知太子難與共事
乃召係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亂復以除
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后令內謁者監
段恒俊與越王謀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於
長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
輔國元振握兵於凌霄門候之太子旣至以難告太子
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爲
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廐丙寅

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
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禁繫幽皇后於別殿侍者十數
人隨之是日皇后越王俱爲輔國所害係子建道逾建
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道封
興道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逾封齊國公光祿卿同正
員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天寶中封建寧郡王授太
常卿同正員英毅有才畧善射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倓
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度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
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候吾見上奏聞倓

於行宮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
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
散關已東非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
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
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爲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
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元宗忻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
以遣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旣北上渡渭一日
百戰倖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
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倖涕泗不自勝上尤憐之軍士
屬目歸於倖至靈武太子卽帝位廣平旣爲元子欲以

倅爲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
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爲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
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爲宜遂以廣平爲元帥倅
典親軍李輔國爲元帥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倅性忠
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
嗣自是日爲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
異志肅宗怒賜倅死旣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
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
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倅於艱難時實得氣

力無故爲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劃
愛而爲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
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
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
泌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
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爲行第故
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鳩殺孝敬立雍王賢爲太子賢每日憂
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
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卽生哀愍

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
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爲張皇后所
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卽位深思建寧之
冤追贈齊王大厯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伋承天祚之
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畧宏
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盜
橫流鑾輿南幸先聖以宸扆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
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群議之非

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
宓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於東海頃加表飾
未極哀榮夫以參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
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
以眇身纘膺大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
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諡曰承天
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諡曰恭順皇后
有司準式擇日冊命改塋於順陵仍祔於奉天皇帝廟
同殿異室焉

初李泌請加贈侯帝曰侯性忠孝而困於
讒追帝之若何答曰問元中上皇兄弟皆

贈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愛耳豈若侯有功乎於是
帝號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輒不動帝曰豈有張

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必爲
挽辭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進酌輒乃行觀者
皆爲垂泣

衛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監同
正員早薨寶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
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
再陷河洛關東用兵人情震懼群臣請以親王遙統兵
柄三年四月詔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內封子弟
外建藩維故周稱百代抑聞麟趾之美漢命六官亦樹
犬牙之制歷考前載率由舊章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屬

豺狼未殄金革猶虞賴文武盡臣協心同德庶克清于
元祿期永保於皇圖且授鉞分符義已先於用武又維
城作翰道方宏於建親咨爾分閩之崇成子磐石之固
彭王僅等銀潢毓慶璿萼分輝忠孝稟於天成文武稱
其備用今三秦之地萬國來庭誠宜列皇子以建封崇
懿藩而制勝是資固本委以臨戎彭王僅可充河西節
度大使兗王儻可充北庭節度大使涇王挺可充隴右
節度大使杞王倓可充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侶可充鳳
翔節度大使僅是歲薨子鎮授太僕卿同正員封常山
郡王

兖王倓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尙書堅之妹肅宗在東宮選爲太子妃生倓及永和公主堅後爲李林甫誣構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別宮安置倓天寶中封潁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兖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涇王倓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祿卿同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五月追贈鄆王

襄王橫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

年正月薨

子宜伊吾郡王
宋樂安郡王

杞王倓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爲昭
儀僊至德二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
薨

恭懿太子侶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
年六月薨侶皇后張氏所生上元鍾愛后屢危太子欲
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
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

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彛章第十二子故興
王侶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
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
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悟逾爽愛親之戀言不
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
哀將胙土析圭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翼成
立豈期天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
厚夜興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元
窆可贈太子諡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
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節冊命十一月葬於

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
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
察大使興王伋薨於中京內邸殯於寢之西階粵八月
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塋於長
安之高陽原禮也驚隧開封龍輶進轍陳祖載而就位
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闕景憫璿萼之摧霜瞻
龍綍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諡惟古褒崇有式爰詔
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
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旂寔曰賢王驪
源盈彩日榦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

亂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魯衛後
塵間平絕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
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
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
爲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溫文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
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
寰區未乂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
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邁彌曠
盈旬止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
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鑿莫仗靈儀宵而上賓徽音

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卽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魂
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託夢
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壺而纏悲旌遺芳於碣
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鵲
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曠
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途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
兮宸愛所鍾歿追上嗣今朝典斯崇升玉笙於洞府閱
銀榮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
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侶薨時年
八歲旣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侶有如平昔拜辭流涕

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累月方平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昭之母弟至德二載封定王寶應初薨時年甚幼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眞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上元二年封寶應元年封鄭

王淄青牙將李懷玉逐其帥侯希逸詔邈大厯初代皇

王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

代宗諸王

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厯八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冊贈昭靖太子塋于萬年縣界

均王退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厯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夏之制諸子疏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磐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爲中都之屏翰然則旌鉞之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

第六子連第七子迴第八子遘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
暹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適第十八子通
第十九子達第二十子逸等並敏茂純懿稟于衷誠溫
良孝恭形于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衆靖人
撫封宣化而惣列城之賦繕分閫之謀克勤公家允輔
王室今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嗣茲朝
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
營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
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迴可汴宋等節
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遘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

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
可封端王適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達可封原王逸可
封雅王仍並可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時皇子勝衣者盡
加王爵不出閤德宗朝述爲諸王之長時分命中使周
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爲奉迎太后使以工部
尙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厯十年封郴王領渭北鄜坊節
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厯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韓王迺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旣生而受封

初封延雖沖
慶郡王

幼恩在鄭王之亞寶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七

簡王邁代宗第八子大厯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建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厯十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厯十四年封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三年正月追封荆王贈開府儀同三司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厯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厯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
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厯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厯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厯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適代宗第十七子大厯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厯十年封

原王達代宗第十九子大厯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厯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豔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于

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于義斷毀譽遽逐于情移
雖申生孝已之仁卒不能迴君父之愛悲哉孝宜皇帝
當屯剝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刑終省姦闇之
罪大雅君子爲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
讀曰牀簣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
主韻諧金石褒謚建寧良堪太息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七